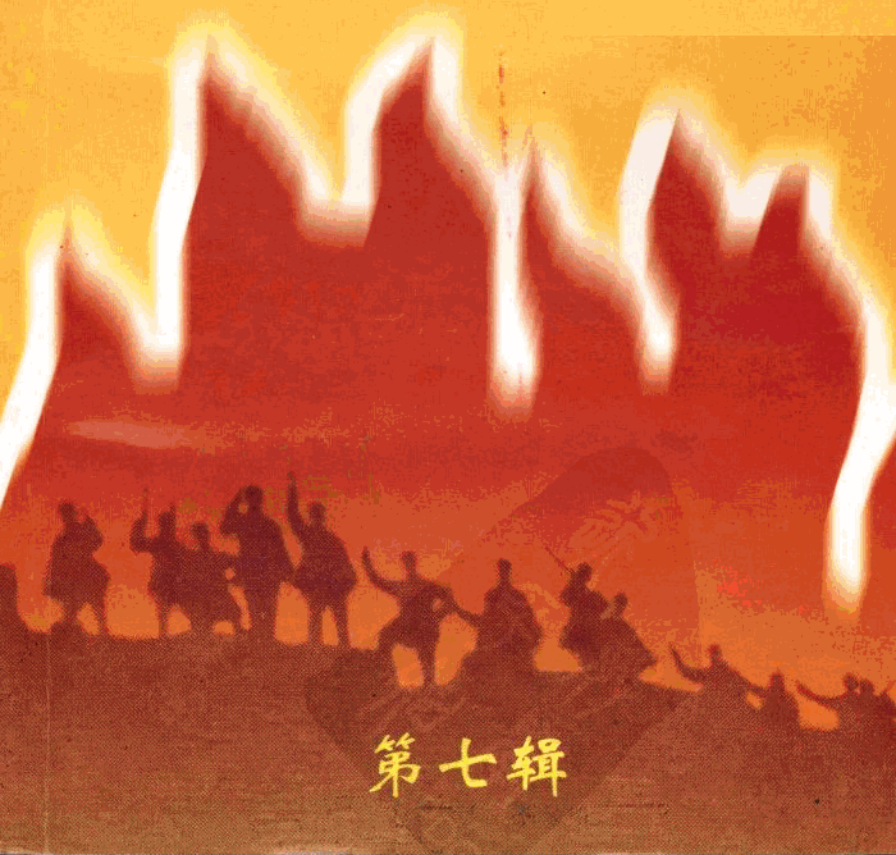


1605

辉县文史资料

政协辉县市文史资料委员会



第七辑

辉县文史资料

HUIXIANWENSHIZILIAO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资料专辑)

(第七辑)

政协辉县市委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辉县文史资料

第七辑

编审:袁林

主编:王光远

副主编:张德保

编辑:张德保 郭宪温 秦启安

序 言

袁 林

《辉县文史资料》第七辑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党史委、档案局等单位的积极配合下，在我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经过编撰人员的认真收集、整理、筛选、审核、编纂，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知古而鉴今，觉历史之是非；习史以明志，悟民族之精魂。承蒙社会各界朋友和广大读者之厚爱，我们的文史书刊得以在海内外广为传播，被誉为“功在当代，惠及后世”的传世工程，使人们备受鼓舞，钩沉稽铁的疲惫，追溯考证的劳碌，案头删削的困顿，灯下批阅的倦容，全都为之一扫。

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之一。具有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能，政协章程里明确规定，各级政协要进行关于中国近代史、现代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唐代吴兢在《贞观政要·任贤》中就早已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因此，搞好我市文史资料出版工作，对于总结过去，开创未来，不仅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市地处黄河北岸，太行南麓，历史悠久，物华天宝，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时代风云人物辈出，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陈赓、皮定均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这一带生活和战斗过，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把这些事迹挖掘出来，是对我们下一代青年人进行知识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道德情操教育，树立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好教材。同时，也对促进祖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促进实现祖国统一都有着重要意义。

历史的脚步即将迈进二十一世纪，共城大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过去那些凄风苦雨的暴虐年代，却并非遥远的岁月，抚今思昔，我们不会忘记那些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而不懈奋斗的仁人志士们。本辑共遴选有政治、军事、文教等正反两方面文章资料 50 余篇。既有陈赓将军日记，又有传奇英雄郭兴早年在家乡的革命活动；既有赵文甫、穆欣《黑暗年代河南文坛的一点火星》回忆文章，又有王环心、李敬泰等人的个人简介。这些人物名字和事迹，将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记忆中，激励着人们继续发奋，勇于进取，以创业者的姿态，去迎接新世纪的黎明。此外，我们还选择国民党敌伪内幕一些资料和人物史料，供大家借鉴。

白云苍狗风云录，留得史鉴昭后人。我们藉此自励，并冀盼各界朋友不吝赐教，积极为本刊提供资料，撰写稿件，使我市的文史工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服务当今，着眼未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九九九年七月

目 录

序言	袁 林(1)
----------	--------

回忆文章

黑暗年代河南文坛的一点火星	赵文甫、穆欣(1)
我在辉县工作时期	王云清(24)
我的战斗生涯	李冠卿(36)
在辉县的日子里	平 浪(54)
回忆新辉获汲中心县委	李 超(75)
忆开辟辉县盘上工作	唐宏光(78)
新辉获汲敌占区地下工作的回忆	梁心明(84)
辉嘉地区建立抗日政权的过程和情况	刘西瑞(90)
回忆陈益三同志	梁心明(96)
我的回忆	汪 洋(99)
解放辉县城	高厚良(103)
我党在新辉获汲的工作情况	刘清训(105)

专题文章

皮定均在辉县	郭宪温(113)
--------------	----------

开展郭兴运动	陶鲁茄(121)
郭兴的故事	秦 昭 范俊明(123)
郭兴传奇七则	赵安基(128)
能文能武智勇双全中共太行三地委号召边沿各县大力开展郭兴运动	史 洪 朱 庭(155)
军区通令嘉奖	(156)
三八六旅夜袭辉县城	郭宪温(158)
百泉乡师的抗日救亡活动	李守成(163)
腊江口伏击战	宋文斌(170)
智取九峰山活捉董良俭	郭宪温(175)
西孟庄歼灭战	袁 义 李守成(179)
盘上农民的抗粮斗争	高有亮(183)
剿蝗纪实	袁 义(190)
不可忽视的一个阵地	
——记同义号商店	张师吉(195)

历史文献

《陈赓日记》摘抄	陈 赓(198)
辉县城的新难	杜野坪(218)
辉县新收复区发动群众的经验	刘方生 冀雨(228)

辉县游击战争基本经验	杨钰 乔国铨(232)
------------------	-------------

人物简介

王环心	(235)
李敬泰	(236)
李 超	(237)
王云清	(238)
梁心明	(239)
李谦恭	(240)
杜野坪	(241)
刘 华	(245)
白 涛	(246)
郭廷俊	(247)
程式兰	(248)
刘 青	(249)
刘方生	(250)
严辛吾	(251)
刘西瑞	(252)
赵启伦烈士传略	(254)
张天性传略	(260)

敌伪内幕

- 汉奸县长李怀仁 任鸿昌(265)
- 反共县长关朝彦 任鸿昌(267)
- 关朝彦落网记 王立成 王崇坤(271)
- 反攻倒算地主王鹤年 任鸿昌(273)
- 国民党辉县县政府代电 (276)
- 国民党辉县县公署民国二十九年民政工作报告 ... (280)
- 附:
- 民国年间历任辉县知县、县知事、县长一览表 ... (284)
- 建国后文史资料参考大纲 (289)

黑暗年代河南文坛的一点火星

——忆新垦文艺社的抗日宣传活动

赵文甫 穆欣

河南省立百泉乡村师范学校，是当年河南七所高级师范学校中的一所专门培养农村小学师资的学校。由于它设立在风景秀丽、古迹名胜遐尔闻名的百泉，它的校址，又是承袭梁漱溟、彭禹廷等人创办的“百泉村治学院”旧址（该院于一九三零年十月停办）；以及这所学校本身所具有的若干特色，曾在河南省内外小有名气。该校的前身是一九二八年在开封创建的河南省民众师范学院，于一九三一年元月迁到辉县城西北的百泉村，同年八月改名河南省立百泉乡村师范学校。三十年代中期，在这所学校一些官办的学生团体之外，出现了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由进步同学自己组织的文艺团体——新垦文艺社。

新垦文艺社是一九三五年十月，由该校学生赵文渊（赵文甫）、乔景楼、傅尚普（傅东岱）、王福义（王苏林）、吕和珠（吕英）发起成立的。一九三六年初，考入该校的杜蓬莱（穆欣）同学也加入该社，并成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正值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侵略一味妥协退让政策招致的“华北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进华北，民族危机步步加深，亡国灭种的惨祸威胁着中国人民，有血性的青年无不忧心忡忡，急欲寻求民族解放的出路。随着中国

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与扩大,以北平为中心的全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兴起(不久就爆发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在民族危机如此深重,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气氛中诞生的新垦文艺社,是一个追求进步,主张抗日的青年文艺组织。它的主要成员,有的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在不同地区参加过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多数是长期爱好新兴社会科学书籍与左翼作家作品并从事创作活动;还有几位当时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时代感,志同道合,自觉地组织起来,努力学习、探讨革命理论,积极响应党的抗日救亡主张,通过各种活动方式,传播进步思想。决心运用文艺武器,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反对国民党妥协退让政策,反对法西斯独裁统治。

新垦文艺社宣告成立以后,积极筹备创办文艺刊物。一九三六年一月五日,首先在郑州《大华晨报》上开辟了《新垦》文艺周刊;同年春,还借漯河《警钟日报》副页创办《向实》周刊;这年七月十六日,又有河南省城开封出版《海星》月刊,广泛团结进步师生,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

新垦社在组织上虽然没有正式章程,但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他们自愿结合在一起。大家是亲密团结的,共有二十多人。本校教师中最热心支持的是语文教师何申之和音乐教师刘诚甫,他们都为新垦社的刊物撰写稿件,并在《海星》出版时捐助印刷经费。一九三六年到校的教育学教师唐文粹、政治经济学教师王瑞甫,都曾留学日本,原是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的学生,思想进步,也都同情、支持新垦社。及至《海星》出版,它的影响及于校外,曾经得到河南大学、开封师范、开封高中、信阳师范一些进步同学的支持。当时在河南从事文艺活动的陈雨门、王兆瑞等,以及河南大学学生杜希唐(笔名柳兮)、王华农,开封高中和开封师范的张因凡(张立云)、杜庭芳等,都曾为《海星》月刊撰稿。

《海星》月刊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开始筹办的。当时面临着筹

集印刷经费和向国民党政府进行登记以取得合法出版这两个难题。在这之前新垦社虽然已在报纸上出了两个周刊，但经济上并无收益。报馆对新垦社的报酬，只是将每期《新垦》、《向实》周刊加印一些单张，分送社员和文章作者，就算“稿酬”。独自出版月刊需要一笔数目可观的印刷费，全得由我们这二十几个穷学生自己筹措。就靠大家这股办刊物的“傻劲”，省吃俭用，“倾筐倒篋”，加上进步教师的资助，终于拼凑出来；我们很清楚：办理登记证的麻烦更大。那时在河南那样白色恐怖令人窒息的情况下，想办个革命刊物，反动统治当局是根本不予登记、出版的。于是吸取进步报刊同国民党政府斗争的经验，采取边申请登记、边出版刊物的办法。一面通过学校生活指导部转报国民党河南省审查机关登记，一面派人将已编竣的稿件送到开封印刷。结果不出所料，未能获准登记，仅仅出版了两期，但被反动当局严令“取缔”了。

《海星》创刊号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出版，没有“创刊词”。但这一期开头两篇文章：《文学与政治》（坚白）和《文学与时代》（金永铎）所表明观点，可以看作这个刊物的宗旨。

《文学与政治》批评了那种把文学与政治截然割裂的观点，指出即使是描写自然风物的作品，往往也不能完全离开政治的影响和人们的思想倾向。“同是一碧无际的大海，或写出柔荡的心弦，或写出凶狂的象征，或写出血和泪的情绪。其他对春花秋月、竹、树、云、石当然也各有不同的写法。这种不同，不是指技术，是指表现出来的观感。这种不同的观感，隐隐地受着生活、政治底支配的。”文章把文学常能影响政治的发展看作是文学的重要职能之一，“因为人类底生活须不断地改进，政治底机构也随着不断地革新；文学始而以敏锐的眼光观察着——认识生活——，继以热烈的情绪策进着——创造生活——，到达革命时期，更成为政治底武器。”它在结语中说：“那么，我们就不要抱着‘为艺术而艺术’、‘艺术至上主义’等狭隘观念。我们要生存——而且要图整个的人类

幸福地生存，应毫不沉吟地以纯正而热烈笔尖指示大众图存的方向，煽起大众爱群的火焰，销毁一切人类幸福底障碍，这才算文学底神圣的使命。”

《文学与时代》开宗明义说：“文学是人生的表现，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作者列举古今中外许多著名作家的杰出作品，证明“每个伟大作家的作品，没有不是受着那个时代思潮的影响的。”作者又指出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事例，说明“就是（同）一个作家的创作，也往往随着时代而转变的。……所以我们离开了时代的背景，无论如何是不能真实的鉴赏他的作品的。”作者根据一八七一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文学史实，进而指出：“文学不但是随着时代变化和演进，而且每每成为革命的先导，时代的前驱，和未来社会的向导的。”

联系当时中国文坛的实际，作者批评了“中国的文艺，落在时代的后面”的现象：“除了极少数的觉悟文学家外，大多数的作家，这时仍在艺术之宫低吟一些过去陈腐之骸骨。他们的生活，是风花雪月的逸情；他们的工作，是海滨林下的幻想。因之，他们的作品，也完全和时代及真实的人生脱离了联系。”作者最后指出：“在这个癫狂纷乱的社会，在这个战云弥漫的时代，整个的地球，都被卷入革命的旋涡。大战的爆发，已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实。而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正飘摇在暴风雨中。”因而劝告一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说：“这时，你应该把握了这个伟大的时代，认定了文艺的主潮，抱着热烈的同情和坚忍的意志，亲自到民间去，到工厂去，到军伍里去，到革命的旋涡去，观察群众的生活，研究大众生活的疾苦，见一点，写一点，有一句，说一句，把自己获得的经验，见到的不平，实实在在的倾吐出来，不但使群众认识当前社会的罪恶，同时也给我们民族指出一条光明的路线。”结语是：“我们可这样说：没有时代精神的文学作品，是没有伟大的价值的。”

《海星》第二期发表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

(春煦)，评论当时左翼文学阵营内“两个口号”的争论。文章认为：“文学要步步同时代紧密的联系起来，尽其反映时代领导时代的责任，现在中国既然走到这最后的最紧迫的时代，文学也必须与目前中国情势协调前进，反映时代真正的面貌，领导民众以正确的道路。”文章指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的提出，是非常适合目前中国的情势，他的目的是要掀起全国民众抗战的情绪，发动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同时指出：“中国人民大众不但要共同努力摧毁反革命的法西斯蒂，并且须以最大的努力铲除已经侵入肚腑的国际强盗，其次才能打倒内奸法西斯蒂，也就是要从民族解放战争的过程中，实现根绝法西斯蒂的目的。因此，“如果仅以‘国防文学’呈现在读者面前，毫无疑问的它所代表的意义是非常窄狭，它只能表明爱国主义殖民地的抗战意识，至于‘反封建’、‘反法西斯’、‘拥护（保卫）和平的战争’、‘阶级的领导责任’……等等，都是要在‘解释’、‘说明’之后才能表现出来的。所以国防文学的提出，在主观的意义上是非常正确应分，然而在客观上它便含有缺点，不能直接的给客观者以直接而明确的表明。因此，便有新的口号提出来补救这个缺点，这新的口号便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这篇文章毫不含糊地批评了一些人的宗派成见，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左翼作家联盟’（大概不会有人把这个联盟解释为‘宗派’吧）^①从实际的战斗中演进出来的，它是民族解放战争的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阶段的更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它把左翼作家联盟扩大了。扩大至‘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的范围，所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

^① 实际上，“左翼作家联盟”已于一九三五年年底自动解散。“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则是鲁迅提出的。——当时在“国防文学”口号的宣传中，有的作者片面强调必须以“国防文学”作为共同的创作口号；有的作者忽视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提出这个口号，“作为对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其他作家的希望。”

（《鲁迅全集》一九八一年版，第五三九页。）

文学决非‘左的宗派主义’，决非要以阶级来分化民族革命战争的联合战线，相反的，它是要以‘动的现实主义’的手法，继承既往的文学运动潮流，发展为‘更实际、更细致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这点流星里去！’（鲁迅：《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国民党政府豢养的那些猎犬的鼻子是很尖的。第一期《海星》一出来，它便闻到味道不对。第二期的出版就遇到了麻烦，脱期两个月，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日才印出来。编者只能在《编后》中含混其词、指桑骂槐地发点牢骚，“在多方的挫折下，《海星》终于又能在社会的混海中投射着它强烈的光芒了。固然，我们把定期的东西弄成脱期，使一期同二期中间隔了两月的距离，是令人万分惭愧的。但是真正的原因，乃是在目前，在中华民族的命运颠簸在狂风巨浪的大海中，而将要使乘着的孤舟沉沦于灭亡中时（汉奸们又在替洋爸爸捣鬼，让中华民族早日沦亡），每个人都会感到我们命运的危险，我们的同胞倍受艰苦应该早日觉醒，共同地联合战线去同敌人死拼，去争取中华民族的人的地位的重要吧？假如不是汉奸、卖国贼的话。因之，我们感到不能为了出刊时日的信用敷衍塞责的把一些无用的东西（甚至汉奸文学）来摆在大家的面前，让大家得不到一点新的感觉，新的鼓励……反之，却又中了肮脏的东西的毒害，危害大家的灵魂。”至于挫折具体来自何方以及具体内容却未能明讲，不过脱期由于受到反动当局的压力，已是不言而喻的事。

第二期一出版，它就遭到查禁，从此夭折。查禁的原因，自然是由于它的内容触犯了蒋介石集团的禁忌。第二期封面上有红色套印的罗清桢创作的木刻《大众号角》，刊名《海星》下面还注上了拉丁化新文字拼音，这都是“犯禁”的^①。里头有些文章，尤使反动

^① 罗清桢（一九零五年——一九四二年）广东兴宁人，木刻家。曾经留学日本，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统治者不能容忍。除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还有《目前青年的烦闷》（星云）、《我们应当怎样做救亡运动》（吕之芜、蒋雁亭）、《五年——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杜鹃）等，都是惊呼中华民族面临的空前危机，宣传抗日救亡主张的。如《目前青年的烦闷》指出，广大青年学生因为救国无门而普遍形成的思想苦闷。而在所有学校里的“功课，实际上说来，十分之七八是与我们目前所受的国难不相称的。一般教育者都在政府‘睦邻’的外交政策影响之下而噤若寒蝉了，他们怕引起侵略国的抗议。他们讳说‘救国’两字，他们简直连气都不敢出了。”尖锐地击中了国民党政府教育方针的要害。

而在《五年——九·一八五周年纪念》中，明确提出了“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口号，认为“这是所有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中每个不甘愿当汉奸、卖国贼、走狗、亡国奴的中国大众的共同的呼号。”文章进而指出：“我们必须恪守着，——永远恪守着两个铁的原则：对内是：‘谁发一颗子弹于内战上便是国家民族的罪人；谁的枪口向外我们就拥护谁！’对外是：‘谁能够同情或帮助我们的抗敌谁是我们的朋友，谁阻止我们的救亡战争我们的枪口向谁！！’只有这样，才是中华民族的生路！”这些代表广大人民心愿的话，当时却是国民党政府目为大逆不道的“赤色语言”，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这种最使反动派“禁忌”的言论，记出现在它所发表的两篇文艺评论中。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上海国民党当局勾结租界捕房，以“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查封了在上海出版的《生存线》的周刊。《海星》创刊号发表的《吊〈生存线〉》（白丁），向读者介绍了该刊最后一期的内容，并且引述其停刊《启事》的主要内容：“我们现已受到中央捕房的警告，禁止本刊发行。这样等于宣告了本刊的死刑，不过据说捕房是被动的。……”以此揭露国民党政府摧残革命报刊的罪行。评论文章的结尾大胆地表示：“所谓‘吊’也者，

并不是什么号啕大哭，也不是什么披纱带孝，主要是依照它指示给我们生存的路线，按着各人的环境和技能，去尽量的实践，拿着枪和敌人拼命。好，这是一种‘吊’法；掂起笔替大众说话，好，这也是一种‘吊’法。‘吊’法虽多，路线只有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第二期刊载的《于庚虞先生的两首诗》（何兰人），以辛辣的笔调，批评了这位“魔鬼诗人”（这是读者赠给他的绰号），在开封《山雨》杂志上发表的诗作《天堂的门》与《乐天者》，对他表示“非常失望，甚至还可以说有些愤怒”。因为这两首格调低沉的诗，逃避现实，粉饰太平，闭着眼睛说谎，与客观现实完全背谬。《天堂的门》开口就说：“谁说天堂的门有如针眼？/谁说幸福被锁在深山：/太阳仍旧辛苦的奔走，/江河也不曾停止了泻流。”而在第四节中写道：“勿须管沙滩上那些足印，/似蚂蚁他们自有欢欣，/更不必独自抱头痛哭，/反正总少不了‘一撮黄土’！”而《乐天者》更露骨地喧嚷，在那个黑暗年代“人间任何处都是天堂”，要人们作一个逆来顺受的“乐天者”，忍受一切压迫、剥削、灾难与痛苦：“待死神向他抛下锁链，/他想到天堂一切好的境象，/微笑就挂在他的面颜。”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作者的生活决定了作者的意识，两只眼睛，只会向渺茫的‘云天’和与人类生活无关‘荒径’、‘花草’、‘蚂蚁’、‘蜗牛’等的世界里去兜圈子，一提及‘沙滩上’的‘足印’，便老实不客气来一个‘勿须管’。不管就不管罢了，反加了一个奇妙的解释：“似蚂蚁他们自有欢欣”，这真是太滑稽了！待决的女囚的惨笑，刽子手还以为是向他调情；被吃的孩子的哭声，豺狼还以为是向它欢笑；这样的事实会引起我们怎样的情绪呢？其实，作者自己的世界，当真是无挂碍，大解脱，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天堂’和‘幸福’世界吗？糟糕得很，打开金字塔的表层，原来是腐烂的尸骸，反正总少不了“一撮黄土”。

“这不是作者自己的证明吗！原因是由于作者自己感到自己的宇宙只是一片漆黑，一点挣扎的力量也没有，甚至连一点挣扎的